

扬州
弹词

玉蜻蜓

张慧依 原著
韦明铎 韦艾佳 整理

YU
QING
TING

广陵书社



揚州曲藝
社藏書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扬州弹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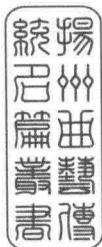
玉蜻蜓

张慧侬 原著

韦明铎 韦艾佳 整理

YU
QING
TING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扬州弹词. 玉蜻蜓 / 张慧依原著 ; 韦明铤, 韦艾佳整理.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4. 12
(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
ISBN 978-7-5554-0193-3

I. ①扬… II. ①张… ②韦… ③韦… III. ①扬州弹词—中国—当代 IV. ①I23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9930号

书 名 扬州弹词: 玉蜻蜓

原 著 张慧依

整 理 韦明铤 韦艾佳

责任编辑 严 岚

出 版 人 曾学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4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193-3

定 价 68.00 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季培均

副 主 编 周启云

执行主编 祁淑慧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澄 包 伟 韦明铎

祁淑慧 朱运桃 姜庆玲



古本《玉蜻蜓宝卷》插图：沈均卿（原本作沈君钦）、吕雄（原本作吕东胡）



古本《玉蜻蜓宝卷》插图：申大娘、芳兰、文宣（原本作文旦）



古本《玉蜻蜓宝卷》插图：徐尚珍（原本作徐上珍）、王定（原本作王廷）、申元宰（原本作孙元宰）



古本《玉蜻蜓宝卷》插图：申贵升（原本作孙贵升）、佛婆（原本作老佛）、志贞（原本作志真）

《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序

有着 2500 年建城史的扬州，历经汉代兴盛、唐代繁盛、清代鼎盛，留给后人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作为扬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扬州曲艺风格独具、流传广远，在我国曲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扬州出土的古代文物中，有汉代的说唱木俑、五代的曲颈琵琶，这都证明了扬州曲艺历史的悠久。现存的各种曲艺形式，在扬州都有独到的体现，如说话类的扬州评话、弹唱类的扬州弹词、歌咏类的扬州清曲、诗赞类的扬州道情等。曲艺不但长期流行于扬州民间，而且出现过许多名家和名作。

扬州曲艺具有不同于其他地方曲艺的特色，从语言、曲目、声腔、表演各方面来看，地方气息都非常浓厚。其中书目和曲目的丰富，更是扬州文化的珍贵遗产。

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乾隆时代扬州城里的曲艺名家名作时说：“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传》、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蛇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到了晚清与民国，扬州城里的名家与流派更是名噪一时，各领风骚。

就扬州评话而言，《水浒》有堂门、章门、王派、马派，《三国》有“八骏马”、康派、吴派，《清风闸》有文辣子、武辣子，《八窍珠》《绿牡丹》《施公案》等也各有不同派流和师承。此外，还有《飞龙传》《英烈传》《杨家将》《封神榜》《万年青》《彭公案》《施公案》等书，均传承有自，备受欢迎。

扬州弹词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有张家、周家、孔家三个流派，其书目则有“四宝”“八宝”之说。弹词艺人经常上演的经典书目，有《玉蜻蜓》《珍珠塔》《双金锭》《审刁案》《落金扇》《双珠凤》《双剪发》《白蛇传》等，皆脍炙人口，盛传不衰。

扬州清曲历来号称词山曲海，传统曲目分为单片子、小套曲、大套曲三种形式。其内容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如《做人难》《乡城亲家》《小寡妇上坟》《乔奶奶骂猫》等，描写男女爱情的如《青荷叶》《望江楼》《情义如山》《欲写情书》等，敷演历史、传说与小说的如《三国》《水浒》《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多优美动人，情趣盎然。

扬州道情的书目，除了众所周知的《板桥道情》之外，艺人还曾将《西游记》《三国志》《水浒传》《珍珠塔》《麒麟豹》《白蛇传》《青蛇传》《白牡丹》《落金扇》《二度梅》《封神榜》等长篇说部，及《吕蒙正赶斋》《张廷秀赴考》《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故事，改编说唱，流行一时，可惜现基本失传。

显然，对这些宝贵的曲艺文学遗产，是必须大力加以保护的。这些年来，社会各界对于扬州曲艺的保护和传承尤其关注。作为文化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扬州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早在 2009

年就成立了《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编委会,由各方面负责人与专家组成,并立即着手进行对于优秀书目、曲目的整理。至目前,扬州弹词著名书目《审刁案》《珍珠塔》《落金扇》《双金锭》等已经整理出版,并在社会上获得高度评价。2011年,张慧侬原著、韦明铤整理的《扬州弹词:审刁案》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2013年,《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继续精心做好扬州传统曲艺名篇的整理编纂工作。

对于话本或唱本的整理,我们既充分尊重原作的表述风格、语言特色,但又不是原封不动、全本照搬。对于原书中的糟粕和不尽合理、过于拖沓之处,也进行适当修改,努力使其符合时代精神和具有可读性。当然,由于编纂时间匆促、资料散佚不全,这套丛书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祈望得到各界的批评指正。

文化扬州建设正在不断地深入,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两方面都向我们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传承与创新相辅相成,传承为创新奠定了基础,创新有助于更好地传承。我们期望,《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的出版,能为促进扬州曲艺和扬州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让我们脚踏实地、张开双臂,去迎接扬州文化的灿烂春天!

季培均

2013年12月

论扬州弹词《玉蜻蜓》

《玉蜻蜓》是清代著名弹词书目，一称《芙蓉洞》《节义传》，作者佚名。

早在乾隆年间，弹词《玉蜻蜓》已在江南一带广泛传唱，扬州弹词是最早弹唱《玉蜻蜓》的曲种之一。数百年来，扬州弹词《玉蜻蜓》一直传承至今，成为扬州弹词的经典书目。乾隆时成书的《扬州画舫录》《扬州竹枝词》均提到弹词《玉蜻蜓》，此后直至近代记载不辍，故可以说《玉蜻蜓》是扬州曲艺史上流传最久、说唱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玉蜻蜓》本事考

《玉蜻蜓》弹词有《古本玉蜻蜓传》《新刻玉蜻蜓全本》《玉蜻蜓前后传》诸刻本。清代《劝毁淫书征信录》将《芙蓉洞》列入《禁毁书目》，余治《得一录》卷十一将《芙蓉洞》列入《计毁淫书目单》，清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书时也将《芙蓉洞》列入《应禁书目》。以上所禁《芙蓉洞》书名下面，均注明：“即《玉蜻蜓》。”

《玉蜻蜓》版本甚多，较早的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杭州云龙阁刊本，八卷，四册，题作《古本玉蜻蜓传》。清人《白雪遗音》一书曾选录《玉蜻蜓》片段。刻本《玉蜻蜓》全书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写沈君卿寻访金贵升，长江遇盗，芙蓉洞遇合，后衣锦还乡；后一部分以玉蜻蜓为中心，写金贵升私恋尼姑志贞，后志贞生一遗腹子，为人收养，长大后中试，在庵堂认母。

据考，玉蜻蜓本是一种古代玉器，在三门峡虢国墓地曾有出土。其长与宽均为一寸有馀，厚约二分。用青玉雕琢，颜色呈浅豆青。蜻蜓作飞翔状，口部有一穿孔。玉质细腻，晶莹温润。另据考，植物中也有玉蜻蜓，其叶对生，如蜻蜓状，又称蜈蚣珊瑚。耐旱、耐阴、耐尘、耐高温，可以盆栽，适宜置于书桌与茶几。弹词《玉蜻蜓》的得名，缘于该书的重要关目是一对白玉雕琢的蜻蜓，雌雄各一，为书中男女主人公的表记，后来也成为认祖归宗的凭据。

扬州弹词《玉蜻蜓》所述情节，与清代刻本、与苏州弹词多有不同。最明显的不同是，扬州弹词书中人物为申贵升，苏州弹词作金贵升。而这一点，关系到《玉蜻蜓》故事的由来。

《玉蜻蜓》的本事，据说是发生在明代苏州的真实事件。双桂主人《节义缘前传序》云：“《节义缘》一书，乃姑苏南濠之故事。”或说故事原型出于绍兴，后移植苏州，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云：“今吴中《玉蜻蜓》弹词，移其事于申文定公（时行）之父，其实则本于此。”这个事件简单地说，就是苏州一官宦子弟，婚后夫妻不睦，与尼姑私生一子；私生子出生后，被他人领养，而官宦子弟在尼姑庵病亡；若干年后，真相大白，私生子找到生母，并恢复原姓。那个私生子，据说就是明代内阁首辅申时行。据传苏州南濠街有《玉蜻蜓》主人公的故居。巧合的是，明代内阁首

辅申时行,原名申贵升,原先姓徐,曾名徐时行,生母也姓王。这一切都与《玉蜻蜓》故事相合。

据近代学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六考证:“吴县申时行、太仓王锡爵两家,私怨相构。”王家门客编出《玉蜻蜓》来诋毁申家,传唱申时行贵为内阁首辅,却是个私生子,母亲还是尼姑。据说申家门客也编了一部《红梨记》贬损王家,但是影响不大。因为《玉蜻蜓》对苏州的状元宰相申时行有影射之嫌,所以申家后代告到苏州府,要求禁演《玉蜻蜓》。于是苏州府告示:“为崇敬先贤,禁止弹唱《玉蜻蜓》。郡属先贤申文定公,身掇巍科,望隆鼎铉;文章相业,一代名臣。崇礼名宦,府志昭然;敬梓恭桑,即在属细民所当共凜。外间向有《玉蜻蜓》小说流传,毋论法华秽迹,诬蔑清名;即弹词淫词,亦关风化。现据申启等呈称:街坊近有弹唱人等,殊属不敬。本府严行查逐外,合并通晓各书铺,务销旧版。弹唱家亦不许更唱《玉蜻蜓》故事。如有违抗,一经查察,一并重处不贷。”由于申家的势力,《玉蜻蜓》在苏州被禁,即使演唱,也将主人公申贵升改作了金贵升。从嘉庆到民国的百余年,《玉蜻蜓》屡演屡禁,又屡禁屡演,演出的范围越来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响。

扬州弹词《玉蜻蜓》的情节,略谓明代苏州南濠巨富申贵升娶吏部尚书张氏之女秀英为妻,婚后感情不和。一日申贵升与友人沈均卿去四梅庄看戏,偶遇法华庵尼姑,便寻至庵中,不思归家,最后病死庵中。法华庵尼姑王志贞身怀六甲,产下遗腹子,请佛婆送归申家,不料误为徐府所得。徐家因无子,视此儿为己出,起名元宰。十六年后,徐元宰得中解元,偶然获知自己的身世,遂前往法华庵,与亲生母亲王志贞相认。此后徐、申两家为了夺子,互相争斗,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迎母出庵,归祖认宗,复姓为申。

因为《玉蜻蜓》在扬州的流传和影响,后来扬剧也据扬州弹词作了改编,是为扬剧《玉蜻蜓》。

《玉蜻蜓》在扬州

扬州弹词最早演唱《玉蜻蜓》,是在清代乾隆年间。此后数百年间,代有传人。现将《玉蜻蜓》在扬州流传的主要史实,考述如下:

一、房山年《玉蜻蜓》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提到当时有名艺人房山年,擅于演说《玉蜻蜓》,称为绝技:“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传》、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一作《飞跑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近今如王景山、陶景章、王朝干、张破头、谢寿子、陈达山、薛家洪、湛耀廷、倪兆芳、陈天恭,亦可追武前人。”从书目来看,高晋公《五美图》、房山年《玉蜻蜓》均为弹词,其余为评话。

《扬州画舫录》将演说《玉蜻蜓》的房山年,列在号称“郡中绝技”的说书名家之中,这是《玉蜻蜓》流传于扬州的最早的记载。而房山年则是有史以来最早说唱《玉蜻蜓》的扬州弹词名家。可惜对于房山年其人其事,没有更多的资料。

二、顾翰章《玉蜻蜓》

《扬州画舫录》记载的弦词(即弹词)艺人中,有一位顾翰章。李斗说:“人参客王建明瞽后,工弦词,成名师。顾翰章次之。”对于顾翰章的描述仅止于此,十分简略。不过,与李斗同时代而稍前的董伟业,在所撰《扬州竹枝词》中曾经提到:“太仓弦子擅东吴,醒木黄杨制作殊。顾汉章书听不厌,玉蜻蜓记说尼姑。”董伟业诗中的顾汉章,应当就是李斗书中的顾翰章。在同一时

代,同一城市,不可能有两位姓名同音的弹词艺人。周良先生《苏州评弹旧闻钞》引董伟业《扬州竹枝词》“顾汉章书听不厌,玉蜻蜓记说尼姑”之后,说诗中所言“应为扬州弹词”。对于顾翰章的说书,有几点可以分析:一、他是说唱弦词的,而这种弦词就是扬州弹词。二、他擅长说唱《玉蜻蜓》,是扬州弹词历史上最早说唱《玉蜻蜓》的艺人之一。三、与他同时说唱《玉蜻蜓》的弹词名家,还有房山年,可知《玉蜻蜓》在乾隆时代的扬州风行一时。四、他使用的乐器三弦,产自苏州太仓,故称“太仓弦子”。

值得注意的是,顾翰章为什么要使用“太仓弦子”。“太仓弦子”之意,应该是指太仓制造的乐器弦子,质量最好,声誉最佳。考其创制人,为明人张野塘。宋元时的戏曲,北曲有弦索伴奏,南曲只用鼓板按拍。南曲的海盐、弋阳、余姚、昆山等四大声腔,直到明初都是以打击乐伴奏为主。史载明太祖看南曲《琵琶记》时,见没有丝竹乐器伴奏,便命人制谱,用乐器伴奏,名为“弦索官腔”。但因南曲、北调不相协调,不久就作罢。嘉靖、隆庆间,魏良辅创制昆曲水磨腔,时有张野塘与之合作。张野塘改三弦之式,细其身而圆其鼓,以文木制之,名曰“弦子”。当时,太仓相公王锡爵家居无事,见此十分喜爱,命家童研习。王锡爵家乐班还请张野塘、赵瞻云等人授艺,首演《牡丹亭》。从此以后,“弦子”就成了太仓特产。明末《太仓州志·物产》曾专列“弦子提琴”条目。这种“弦子”可以在庙会、灯会、宴会时演奏助兴,江南丝竹也因此而盛行。据说,张野塘善北曲,工弦索,因罪从河北谪发太仓卫。魏良辅重其才,以女相许,成为魏氏东床。张野塘向魏良辅学习南曲后,才创制出“弦子”这种新乐器。由于制作地在太仓,故俗称“太仓弦子”。

顾翰章有了“太仓弦子”的伴奏,说唱《玉蜻蜓》就更加得心应手、如虎添翼了。

三、朱天锡《玉蜻蜓》

清嘉庆年间,仪征函璞集英书屋有《邗江竹枝词》云:“玉蜻蜓是朱天锡,十叹开言有泪痕。堂眷喜听包节说,拿趺不肯说离魂。”细读此诗,我们可以知道下列各点:

第一,“玉蜻蜓是朱天锡”,这一句诗明白告诉我们,当时扬州有一位名叫朱天锡的弹词名家,他擅长说唱的书目是《玉蜻蜓》。细品“玉蜻蜓是朱天锡”之语气,犹言扬州城里说唱《玉蜻蜓》的艺人,首屈一指的要推朱天锡。这意味着当时扬州说唱《玉蜻蜓》的弹词家不止一人,不过朱天锡居于名家之首。

第二,“十叹开言有泪痕”,意味着朱天锡说唱的《玉蜻蜓》书中,以“十叹”一节为最动感情。所谓“十叹”,应是十个悲伤的唱段,或是一个唱段中叹息十件事情。究竟是哪十件事情呢?在上世纪80年代,我曾向张慧依先生询问此事。张先生经过回忆,告诉我这是申贵升临终前所唱,其中的内容分别是叹息自己的身世、申家的香烟、岳父和岳母、妻子张秀英、老仆人王定、小书童文宣、情人王志贞等。因为这十件事情,件件牵动心肠,故曰“十叹开言有泪痕”。

第三,“堂眷喜听包节说”,表明朱天锡的主要营业方式是应豪门深宅女眷的邀请去做堂会。扬州大户人家,有招徕艺人在家中说书的习惯。女眷大都对《玉蜻蜓》全书的内容相当熟悉,因而一般只点其中最精彩的段落说唱。此即所谓“包节”,相当于“点戏”。

第四,全诗的最后一句是“拿趺不肯说离魂”,表明朱天锡弹词艺术的最精妙之处,常常不肯轻易表演,方言谓之“拿趺”(拿乔)。在《玉蜻蜓》中,值得“拿趺”的段落是“离魂”一节。对此,我也曾询问过张慧依先生。张先生说,书中主人公申贵升自与张秀英成婚以来,一直争吵不休,原因是申贵升爱逛妓院,而张秀英劝其苦读,从此夫妇反目。后申贵升遇法华庵尼姑志贞,一见钟情,并与志贞同居生子。张秀英悲痛欲绝,整日在家思夫,并在梦中与贵升之魂相见,故曰“离魂”。

四、周少庭《玉蜻蜓》

近代扬州弹词的主要流派,实为三家传授系统,即张敬轩一系的张氏弹词,孔宪书一系的孔氏弹词,周庭栋一系的周氏弹词。这三家弹词各有擅长,唱腔有差异,书目也不尽相同。周氏弹词的主要书目有《玉蜻蜓》《珍珠塔》《白蛇传》《双剪发》等。

周氏弹词的传承,是由周庭栋传子周子栋、周少庭,又传徒韩国栋。周少庭传徒沈耀庭,周子栋传徒张国栋。周少庭,以说表细腻、字正腔圆,驰誉弹词界。周少庭说唱的书目有十一部之多,如《双剪发》《珍珠塔》《白蛇传》《倭袍记》《落金扇》《玉蜻蜓》《双珠凤》《二度梅》《双金锭》。他是扬州弹词界艺人中书目最多的人物。他说功扎实,唱功出色,表演具有甜、粘、媚、脆的特点。尤其擅演女角,人称“青衣弦词”。其说表以细腻见长,民间相传,一把紫砂茶壶能说一个半小时,还使听众兴趣盎然。一部《双剪发》,周少庭能说四个月。一部《玉蜻蜓》,周少庭可说两个月。

五、张丽夫《玉蜻蜓》

张家弹词说唱《玉蜻蜓》的代表人物,首推张丽夫先生。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中国戏曲曲艺辞典》中,对于扬州弹词只收录了张丽夫一人。该条写道:“张丽夫(约1848—1924),扬州弹词演员。江苏扬州人。幼年随叔父张敬轩学习说唱家传《珍珠塔》《双金锭》《落金扇》《刁刘氏》四部曲目。张敬轩去世,丽夫仅学得片断,后由扬州评话演员李国辉扶持,并随李学艺,编说弹词《双剪发》,又从其他演员习说《玉蜻蜓》,从昆曲票友耿耀庭学唱昆曲,后渐恢复家传曲目。一生勤奋好学,其家传的四个曲目时有‘张家四宝’之誉。”按这里有两处舛误:一是生卒年,二是原籍贯。我曾访问过张丽夫之孙张慧依先生。张慧依说,张丽夫的生卒年应为1847—1923年。至于原籍,如前所说应是山东台儿庄。张丽夫是随其叔父于清道咸年间从故里山东迁徙至江苏扬州的。在《百度百科》中也有张丽夫的条目,包含不少新的信息,特别提到张丽夫的弹词以说表为主,在表演《玉蜻蜓》中卜瞎子算命时,不仅双目藏瞳,其占词卜语、一姿一态亦无不酷肖。

关于这样一个杰出的艺人,文字记载却如此贫乏。经过辛苦的搜寻,才又发现了有关张丽夫的几条珍贵材料。其一,是倪澄瀛《再续扬州竹枝词劫馀稿》中的一首诗:“绝调弦词张丽夫,装成白瞎态模糊。无言更比多言好,摸索频将顺子呼。”其二,是吴索园的《扬州竹枝词》中的一首诗:“高踞雄谈兴不孤,座无雅俗尽胡卢。午亭名著清风闸,白瞎今传张丽夫。”诗后有注:“昔之龚午亭以《清风闸》著,今之张丽夫以《白瞎》弦词著,是皆脍炙人口,罕与俦者。”两首诗中都提到张丽夫最擅长的书目是“白瞎”。“白瞎”即是“卜瞎”,实指长篇弹词《玉蜻蜓》里的瞎子算命一段。张丽夫继承其叔父张敬轩的“藏瞳”绝技,在表演《玉蜻蜓》中的卜瞎子时,一言一语,一姿一态,无不与生活中的算命先生酷肖。

张慧依先生写过一篇《先辈张丽夫传授扬州弦词经过》,对他的祖父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张慧依说,张家的书目除了“四宝”之说而外,还有“八宝”之说,即在《双金锭》《珍珠塔》《落金扇》《审刁案》之外,再加上《双珠凤》《玉蜻蜓》《白蛇传》《双剪发》。张丽夫先生最为人道的书目是“瞎子算命”一节。“祖父一生谨慎处事,不卑不亢,品学兼优。他独创一角色,就是《玉蜻蜓》中的‘柏(卜)瞎子算命’。曾叔祖本人是个瞎子,祖父便处处留心生活,观察不少瞎先生,最后模仿一位‘有眼无珠’的先生,将眼珠向上翻,只见眼白子,从腔调到一举一动无不相像,成为一绝技专家。”

六、张慧依《玉蜻蜓》

2003年岁末,海内传媒以《扬州弹词名家张慧依逝世》为题发出一则消息,震惊了扬州弹词的许多爱好者:著名扬州弹词表演艺术家张慧依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11月17日

下午2时,在扬州逝世,享年八十岁。张先生曾于20世纪50年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他的逝世是江苏省和扬州市曲艺界的重大损失。省、市和广陵区文化界、曲艺界部分领导及张先生的弟子参加了11月19日在扬州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从此,张家弹词最后健在的一位传人,成了广陵绝响。

关于扬州弹词的继承与革新,张家弹词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慧依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对于前辈的东西,首先要学一点,像一点,但一成不变,未免太死。”他打比方说:“譬如临帖,首先要求真。其次,又要能跳出来。但当功夫不够时就乱跳,且必自称为狂草,此即所谓失真。要做到既在规矩之中,又能与众不同,才算‘君已成矣’。”这段话表明了张氏对于继承和革新问题的正确态度。1962年,张慧依先生和他的徒弟顾凤英在扬州醒民书场对档说老书《双金锭》,扬州说书界老前辈王少堂先生每场必听。最后,王少堂老人对演出保持了传统特色十分满意,说:“好,没有失真!”一位几十年前就爱听张家弹词的老听众还题诗说:“四十余年偏记性,依稀犹辨旧时音。”这都说明张氏弹词的本色没有被丢掉。张先生在上海演出时,上海听众中流传“看戏要看麒麟童,听书要听张慧依”之谚。有一位弹词听众赋诗赞扬张慧依,诗云:“奇情弦索传儿女,妙语诙谐寓滑稽。慧眼张依绣桃李,不将绝艺一家私。”“不将绝艺一家私”,张家弹词的芳馨就一定会流传百代。

张慧依的弟弟张慧祥先生,也是一位以授徒为终身之志的张氏弹词传人。张慧祥(1936—1997),1960年加入扬州市曲艺团,为该团唯一的弹词演员。其代表书目有《珍珠塔》《落金扇》《审刁案》《双金锭》等。他说表清晰,道白流畅,表演时涓涓不断,娓娓而谈,风格既甜粘,又锋辣。1960年开始收徒授艺,对扬州弹词艺术的承上启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七、沈志凤《玉蜻蜓》

沈志凤,女,扬州江都人,扬州弹词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张氏弹词传人,省级非遗传承人。因儿时家傍书场,常有机会听书,深受艺术熏陶。1963年进扬州曲艺团学艺,先后随张慧祥、张慧依先生学习扬州弹词。后拜苏州弹词名家蒋云仙为师,移植长篇弹词《啼笑因缘》。

沈志凤吐字清晰,说表甜粘,台风端庄,擅长表演,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各种重大艺术活动中,多次获奖。在广陵书荟上,她演出的张家弹词名段《瞎子算命》受到专家和观众一致好评,获优秀表演奖。1988年在江苏省三州书会上获荣誉奖。1991年在江苏省第二届三州书会上参演《病房相会》获优秀表演奖。1994年在江苏省首届曲艺节上参演《雪地会凤》获优秀表演奖。1999年在江苏省第三届曲艺节上参演《吴登云》获优秀表演奖。她表演的传统书目《玉蜻蜓》和现代书目《啼笑因缘》驰誉大江南北,有“江北刘兰芳”之誉。

诗人乐真先生《赠沈志凤》云:“檀心馨口品无双,新秀临寒吐异香。最是癯仙高格调,冰魂玉色夺群芳。”淮阴书画院院长张超先生《芝风先生从事扬州弹词数载,造诣颇深,深为江淮广大听众所拥戴,吾感佩之余,作藏头小诗以歌之》云:“芝兰香逸远,凤歌遏行云。弹指弦声急,词出评古今。艺深见精微,誉高性更清。古城人竞赞,楚地处处情。千里行路难,万转何苦辛。常将哀乐事,来伴琵琶行。以身化青鸟,慰世平万心。众意情切切,望月几度明。”这是一首藏头诗,将每句开头一字连读,为“芝凤弹词,艺誉古楚,千万常来,以慰众望”。

八、《雅观楼》与《玉蜻蜓》

晚清小说中的扬州弹词史料,一向无人注意。但是,这些说部书中尽管是片言只语,也不啻为曲艺史的珍贵资料。从晚清小说可以看出,扬州弹词当时都称为“扬州弦词”。例如檀园主人的小说《雅观楼》,有道光元年(1821)维扬同文堂刻本。其第四回中说:“你不曾听过弦词《十美图》么?”又,第九回中说:“时桂花正放,诸女眷坐桂花厅,听十番唱曲,大嘉兴锣鼓,弦词说

《玉蜻蜓》小说等书。”《雅观楼》演述的是扬州市井故事，书中提到的《十美图》和《玉蜻蜓》都是扬州弹词最流行的书目。

九、扬剧《玉蜻蜓》

《玉蜻蜓》后来移植为扬剧，剧情与扬州弹词略同，只是将张秀英改名张雅云，王志贞改名汪志贞而已。

十、文学整理本《玉蜻蜓》

文学整理本《玉蜻蜓》，系韦明铤、韦艾佳父女根据张慧依先生手稿整理而成，广陵书社出版。稿本共十八册，内容多为张慧依亲笔所书，间有他人抄录的，其中不乏重复、颠倒、模糊、增删者，回目残缺较多。经整理后，成为完整的文学读本，并列入《扬州曲艺传统名篇丛书》。

《玉蜻蜓》的价值

《玉蜻蜓》一书，不像《珍珠塔》那样具有锐利的道德批判的锋芒，也不像《双金锭》那样在语言艺术方面达到汪洋恣肆的高度，它更接近于《审刁案》那样对于明代晚期礼教崩溃、人性张扬、物欲横流的民间视角的文学反映，以及对于个人隐私、社会绯闻、黑幕事件的自然主义的市井玩味。

一、人物的刻画

《玉蜻蜓》刻画了一群芸芸众生式的人物形象。

第一号男主人公申贵升是一个成天游手好闲、拈花惹草的富家公子。他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道德，追逐女性是他生存的唯一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他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没有两样，仅仅是一个生物性的人。他在法华庵的行径，达到了荒淫无耻、衣冠禽兽、行尸走肉的程度。所以他是一个反面的典型。

申贵升的妻子张秀英，除了脾气暴躁之外，没有任何值得欣赏的地方。她随意臧否人物，任意打骂奴仆，如同一个患了歇斯底里病的病人。她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更从来不知道自省。丈夫被她骂走了，她老是想丈夫回来，但那并非出自爱情，只是为了传宗接代罢了。

书中的第一号女主人公，是年轻的尼姑王志贞。她美丽、多才、善良，但是生性怯弱。最不可思议的是，她对于花花公子申贵升先拒而后恭的转变，这一转变使她从一个纯真、贞洁、自律的人，变成了一个驯服、依附、苍白的人。她生命的唯一意义，就是为强暴她的恶棍申贵升传宗接代，并且自觉地负责把生下的“孽债”安全送还申家。对于志贞，读者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书里写了几个官员。

一个是张天官，退休的高级官员。他固然不满意他女儿张秀英的暴戾与乖张，但是他对女儿的教育，也仅限于轻描淡写地劝她“女孩子少说两句”而已。全书的最后，张天官的表演达到了极致。他亲自策划并导演了将徐家儿子据为申家之后的“夺子案”，除了说明他处事的老辣与干才之外，也说明不了其他。

另一个是徐知府，他是书中最富有正义感的人物之一。他担任苏州知府时，苏州府遭受重灾。他在情急之际，开仓放粮，拯救灾民。但是，结果他不但没有得到上司的褒扬，反而受到革职和赔款的不公正待遇。他不得已回到山东老家，想谋取一份自己应得的祖产，也没能如愿。最后，他收养的义子也被申家夺走，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书中用浓墨重彩描绘了几个下层人物。

申家的老总管王定,被刻画成一个貌似忠心耿耿的义仆。他好像一生都在为主人无私地奉献,而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实际上几十年来他在总管的位置上,挣得了一份庞大的家私,仅仅他老婆的“私房钱”就包括了一月当铺。

书童文宣也是一个义仆,尽管他和另一个义仆王定之间有矛盾。他最后与丫环芳兰的美满结合,以及得到了申府总管的肥缺,似乎是话本对于义仆的一种肯定与褒奖。

芳兰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丫环,但她的机智多出于恶作剧的心理,许多时候只是为了偏袒自己的未婚夫文宣。在芳兰的身上,找不到下层年轻女子的那种纯真与善良。与她年龄相仿、身份相同的丫环素琴,倒是个朴实混沌、情窦未开的女孩,但她既无才华,也不可爱,好像是《红楼梦》里的“二木头”。

在婢仆之中,形象最鲜明、最饱满、最正派的是老佛婆。她是一个正直、热心、勤快的人,也是全书最敢伸张正义的人物。她坚决反对纨绔子弟申贵升进入法华庵,一开始就认定申贵升会败坏法华庵这一方净土。结果证明,她的预见非常英明。她对于法华庵中除了志贞之外的“大众尼姑”,经常毫无顾忌、不留情面、淋漓尽致地公开批评与讽刺,揭露她们的无耻、堕落、卑劣。可以说,佛婆是《玉蜻蜓》书中所渲染的封建末世道德沦丧的唯一理性的批判者,也是《玉蜻蜓》全书最可敬、最闪光、最成功的人物。

二、俗语的运用

《玉蜻蜓》使用了大量鲜活的扬州俗语。如“假做趣”、“软辱绝”、“硬带舵”等,都是极少见于笔端的。还保存了一批极具生命力的口头语,如“人头上接钱”、“热说大三光”、“盖住盒子摇”、“陈丝如烂草”、“定法不是法”、“打得进就朝里打”、“没得牢坐找牢坐”、“两场小麦一场打”、“一个模子倒下来”、“讹错牛大个芝麻”、“孙子有理打太公”、“扳开竹子看梅花”、“吊线都没得这个准法”、“想到夹层里头去了”、“就像起了雾差不多”、“王妈妈照应武二郎”、“把人痧还要吓出来呐”等等,生活气息浓厚,乡土色彩鲜明。

书中的一些扬州民间语言,正在当代年轻人中迅速流失。如扬州人形容婴儿生活状态不稳定,叫“猫三天,狗三天”;形容一户人家是不是世家,叫“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形容吃酒误事叫“吃了有钱酒,误了无钱事”;形容事情头绪太多,叫“又是龙灯又是会,又是老奶奶过十岁”,等等。因为本书的记录,使之得到保存。

书中使用的大量歇后语,也如同民间文学的宝库。如“锅铲子修鸡眼——疼死人”,“番瓜摊鸡蛋——顺了色”,“牢门口的匾——后悔迟”,“郭呆子求财——越多越好”,“教场的旗杆——独一根”,“哑巴死妈妈——头扯下来了”,“二两二的码子——对了”,“蚊子叮菩萨——认错人了”,“师姑养儿子——众人扶持”,“多年的厨刀——老口”,“十年难打的一更天——来人了”,“豆腐掉在肉锅里——昏(荤)了”,“卖铜勺的充军——想(响)到哪块,说到哪块”,等等。也因为本书的记载,使之不至于流逝。

三、风物的描写

《玉蜻蜓》保存了大量历史和地方的风物、风情和风俗。

如明清时代,一些尼庵风气淫佚,正如书中所述,“下路尼姑确有出局的来去。她们到了晚上,打扮起来,就出局了。秃光光的还出局啊?嗯,下路尼姑有一种专门手工做的包网子,与真头发一样”。

书中说,在过去葬礼中,有一种名为“三赶儿”的罕见丧葬形式。那就是佛婆所说的:“先把空棺材下坑,再请申大爷下棺材,然后钉上盖子,叫个‘三赶儿’。”

书中对民间的接生也有独特的叙述:“搭喜脉分三种。第一种叫‘让阵子’,就是阵痛断断